

新中華叢書

文藝彙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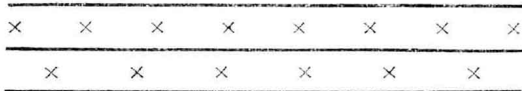
皮

包

葉聖陶等著



中華書局印行



皮

新中華叢書
文藝彙刊之一

包

葉聖陶等著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
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



著者 葉聖陶等

發行人 李虞杰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新中華書皮 包 (全一冊)

◎ 定價國幣三元八角

(郵運匯費另加)

皮包

目次

(頁數)

皮包·····	葉聖陶(一)
紅燈·····	端木蕻良(一一)
彌彌和尚·····	顧經昌(二〇)
八太爺·····	老舍(二三)
幸福的婚姻·····	端木露西(三三)
兄弟殺人犯·····	王西彥(五一)
生日麵·····	曾厚甫(五九)
暗夜裏的火光·····	張春風(六九)

菠菜根·····	何逢（九六）
王伯炎與李四爺·····	羅洪（一〇五）
刀組上的人們·····	王西彥（一二五）
鞠審·····	蕭斧（一四二）
林碧秋·····	丁往道（一五一）
客車東來·····	張契渠（一六五）

皮包

葉聖陶

趙科員嘴唇上黏着支煙捲。窗口伸進來斜方柱體的陽光。一縷煙穿過那斜方柱體，嫵嫵的往上裊。兩隻麻雀唧唧喳喳起了進來。來回飛了一陣子，便歇在竹椽上，啄那蓋屋頂的稻草。塵埃往張書記的後腦直撒，因為他低着頭檢他的抽斗。

「討厭，」張書記推上抽斗，站起來，兩手擰後腦，剛翦了髮似的。

屋子裏響着嗡嗡之聲，可是看不見蜜蜂。

王科員打個呵欠。

丁書記傳染了，也打個呵欠。

薄板門呀的開了，黃科長挺了進來。

趙科員把煙捲吐到地上，伸出一隻腳踏着。他的眼睛斜過去，儘在黃科長身上搜索。他覺着黃科長有些異樣，可是找不出異樣在哪兒。高個子，稍稍凸起的腹部，紅紅的臉，兩條濃眉毛，往後直梳的頭髮，一身半新不舊的藏青呢中山裝，都跟平日一模一樣。

「丟了！」黃科長突然喊起來，眼睛直瞪着垂下的右臂，左手拉着藤椅子的靠背。

「什麼？」王科員站起半截，「科長。」

「我的皮包丟了！」

「唔，」趙科員點了點頭，恍然領悟。

廳子裏八九雙眼睛都朝黃科長看。又朝黃科長的辦公桌看。右角上沒有了那熟識的裝得飽飽的黑皮

包，有些寂寞似的，彷彿不像一張辦公桌了。

「怎麼丟了的？科長。」王科員站直了，走到黃科長右半邊，稍稍偏後些。

「讓我想一想，」黃科長的左手移到前額，右臂依然垂下，手心向上，像托着個皮包的樣子。

「也許是在科長公館裏，沒有帶出來，」丁書記悄悄的說。

「那有這回事！」黃科長看定丁書記說。「我辦公辦了二十年，從來不曾離開我的皮包，怎麼會沒有帶出來呢？」

「也許是在主任室或者二科三科裏。」

「那有這回事！我進了門一徑來到這兒。」

「那麼，」丁書記紅了臉，不再說下去。

「拜訪了朱委員出來，皮包在手裏。公園裏轉了一圈兒，皮包在手裏。公園門口坐上黃包車，皮包在手裏的。」

「科長坐了黃包車？」王科員說。

「包車送兩個孩子上學去了。爲要拜訪朱委員，等不及，就坐了黃包車。」

「那一定留在黃包車上了，」王科員說。「來！公差。」

薄板門呀的一聲，進來個穿一件灰布軍服的公差。

「報告：什麼事？王科員。」

「你趕快到門前去，看科長坐來的黃包車還在不在。如果不在，你去追，衛兵也去追。把他拉回來。」

「是。」

薄板門又是呀的一聲。

趙科員也站了起來，走到黃科長左半邊。

「科長記不記得那黃包車的號頭？」

「看也沒看，怎麼記得？我又不是才上城來的鄉巴佬。」

「記得號頭就好了，」趙科員惋惜的說。「按照號頭查，保證查得到。」

「咱們給警察局關照一聲，」黃科長說。

「那當然得關照，」趙科員說。「不過號頭……」

黃科長頹然坐下，朝辦公桌的右角上溜了一眼，那兒只有幾本土紙的公報和雜誌。他把藤椅子移動一下，回轉頭望那扇薄板門。

王科員趙科員回到自己的坐位上。張書記丁書記還有三個書記磨起墨來。另外幾個科員翻開了早就擱在手邊的卷宗。

兩隻麻雀又在屋子裏追趕一陣子，從趙科員右手邊的窗口飛出去了。

公差回來了，直喘着氣，朝王科員那邊走。

「追到沒有？」黃科長把他喊住。

「報告：」公差嚥了一口口水。「走到門口，科長坐來的黃包車不在了。」

「那麼你去追？」

「報告：」

「糟糕！咱們不是軍隊，不說『報告』行不行？」

「報告：在軍隊裏說慣了，科長。——科長坐來的黃包車不在了，我拔腳就追，往那邊兒追。衛兵往那邊兒追。往頭裏跑的黃包車也有十來挂，可不知道那一挂是科長坐來的。」

「你就回來了？」

「報告：是的。」

「你去打個電話給警察局，說我的皮包丟了，在一挂黃包車上。各局警察須要留心偵察，在最短期間取回原物。聽清楚了沒有？你說一遍我聽。」

「報告：我去打個電話給警察局，說黃科長的皮包丟了，在一挂黃包車上。各局警察須要留心偵察，在最短期間取回原物。」

「對了，去吧。」

張書記磨好了墨，拉開抽斗取寫件。

「這麼個皮包，按照現在的市價，值到五百塊呢。」他這話彷彿說給抽斗聽的。

「那止五百塊，」丁書記說，同時修剔他的筆毛。「前些日子我走過一家皮件店，看見個教授模樣的人在買皮包。店家說是紋皮，其實那兒是。綳硬的，稀粗的，比起科長那皮包來，差遠了。你知道賣多少？」

「多少？」

「七百五十塊，定價，沒有少。」

「我的皮包確實是好紋皮，」黃科長說，右手摸着下巴，眼睛望着屋頂，一副回憶好夢的樣子。

「在上海先施公司買的，才只有六塊半錢。用了這麼些年頭，還沒有走樣。」

「這麼好的個皮包，丟了太可惜了，」王科員說。「非責成警察局取回來不可。」

「皮包倒沒有什麼可惜，再買一個就是。只是一些文件都在裏頭，一些重要文件，隨時要查的，丟了怎麼行！」

黃科長的聲調有些激昂。屋子裏八九雙眼睛都朝他看。又朝辦公桌右上角上幾本土紙的公報和雜誌看。同時擬想黃科長開皮包查文件的情形，似乎非常生疎。他們只記得那皮包隨了黃科長進來，靜靜的躺在那兒，又由黃科長帶了出去，每天如此。

「什麼都不丟，偏偏丟了重要文件！」黃科長責備誰似的說。

「科長，」趙科員站起半截，「我們的簽呈……」

「什麼？」

「我說昨天我們交上來的簽呈，關於今天處務會報本科的提案的，在不在科長的皮包裏？」

「沒有，」黃科長堅決的說。「我記得放在抽斗裏。」

他拉開右手邊上面那個抽斗，在送文簿、公用信封信箋、大公報、中央日報、以及橫斜放着的一疊來信之間一陣子找，沒有。又拉開下面那個抽斗，只見個中國茶葉公司建國茶的紙匣兒，還有十來顆老鼠糞。於是檢點左手邊兩個抽斗，也沒有。

「那裏去了？」

最後他看桌面。筆筒、鉛筆、毛筆、硯臺、水盂、熱水瓶、茶杯、裁紙刀、幾本土紙的公報和雜誌，一層細細的塵埃，那兒有什麼簽呈。

「你們重寫一遍吧，」他說。「處務會報是下午兩點，你們得馬上寫。」

「是，」趙科員坐下，跟左手邊的同僚噉噉討論起來。

「王科員，」黃科長說。

王科員站起來，斜轉身子朝黃科長。

「你代我寫篇演說辭。今天下午六點，華中大學同學會開大會。我是老同學，得宣讀一篇演說辭。稿子已經寫好，可是在皮包裏。這會兒沒有工夫重寫，你替我寫了吧。」

「是。同學會……」

「只要說同學會的宗旨在聯絡感情。現在的社會，單槍匹馬，各幹各的，是不行了。須要同學們團結起來才是。無非是這麼個意思。」

「不用很長吧？」

「有個三四千字也就夠了。」

「是，三四千字，」王科員場的坐下，像有隻無形的大手壓着他似的。

張書記回頭看了看黃科長，站起來，拿張便箋送到黃科長桌子上。

「科長，本週已辦未辦文件的數目。」

「已辦三十四件，未辦一百零六件，唔。」

「科長，昨天下午，二科李科長找科長來了。」

「做什麼？」

「他說上個月請科長會簽意見的那份工作計畫書，昨天主任問起了。」

「喔，那份工作計畫書。」

四個抽斗又被搜索一遍，沒有那份工作計畫書。桌子上顯然也沒有。

「大概在我的皮包裏，」黃科長稍稍有些頹唐。「早不丟，遲不丟，正好今天丟了！」

張書記沒有什麼說的，搔搔頭皮，回他的坐位。

灰布軍服的公差一本正經走進來。

「報告科長：門口衛兵說，他想起來了。」

「警察局的電話打了？」

「報告：打了。打了三回才打通。頭一回，有人講話，線不空。第二回……」

「別說了。你說門口衛兵怎麼樣？」

「報告：他想起來了。剛才科長下了黃包車，黃包車拖走了，他把車背後一個怪字認了一眼。」

「什麼怪字？」

「報告：他說那個字怪生，認了一眼還是不相識。像個復興的興字，中間可不一樣，是個黃包車的車字。」

「是興字，」幾個聲音一齊說。

「一定查得到了，」趙科員興奮起來，放下了筆。「那是興新車行的車子。他們有幾挂車子，哪個號頭哪個車夫拉，一查就是。」

「興新車行在哪兒？」黃科長說。他的眼睛發亮。

「科長，」趙科員把椅子往後一推，站起來說，「讓警察局去辦好了。他們方便。我認識一個白警

官，這一件事兒歸我負責。」

「費你的心，」黃科長點點頭，嘴角邊透露着笑意，身子往後靠，貼着藤椅子的靠背。一條陽光從稻草屋頂斜穿進來，簾子那麼粗細，落在黃科長頭髮往後直梳的圓腦袋上。

第二天朝晨，白警官闖進趙科員的辦公室，跟趙科員拉手。

「找到了？仰仗，仰仗！」趙科員一眼就認出他的老朋友——油光光的，飽鼓鼓的，由兩條皮帶捆住，是黃科長的皮包，現在正在白警官的左手裏。

「找到了，」白警官挺挺胸，右手按着風紀扣。「昨天派巡長去告訴與新車行說，這兒黃科長的皮包丟了，就在他們行裏的一挂車子上。得原封不動送回，不能少一張紙片兒。若說半個不字，別想營業了。」

「他們果然送回了？」

「不送回，他們那裏敢！晚上八點光景，老板來了，說那個車夫老實，檢了皮包開也沒開，就交到行裏。」

「仰仗，仰仗！我們科長……」

「到底開了沒有，誰知道。咱們檢點一下吧。要是少了什麼，再去問老板。」

白警官把皮包放在趙科員的桌子上，解了皮帶，兩半邊攤開。

屋子裏幾個簽了到的人都走過來，圍住白警官看，看戲法似的。

白警官在皮包的左半邊一掏，又在右半邊一掏，裏面的東西全掏出來了。他把癢皮包攔在一邊，開始檢點那些東西。

三本「法學通論講義」，疊起來有兩寸多厚，油印的，繕印技術不高明，烏一搭花一搭的。一本張恨水的「啼笑姻緣」，封面撕掉半邊，脊封裂了，下方書角大都摺轉。

三封沒有發出的信，一封毛筆寫，兩封鋼筆寫，都封了口，貼上了八分的郵票。十多封來信，各式的字寫着黃科長的姓字或職銜，開口處錯落不齊，是隨手撕的。

一封電報，寫着「敦聘台端爲訓育主任，薪津五百，米五斗，電復。」

一疊人家的名片，大小不一，紙質也不一律，右上方至少有一行職銜。

兩方用過了沒有洗的手絹。

一本任顯明的「社會大學」，有幾頁上，歪斜的畫着紅鉛筆的線條。

一疊摺皺了的公用信箋。

一張電影說明書，一張是「大獨裁者」，一張是「華清春暖」。

一張華中大學的畢業證書，銅版紙轉成菸葉的顏色，摺紋的處有些破裂了。

一本胡小巖的「服務要義」，一本葉鹿鳴的「最新公文程式詳釋」，封面上都寫著「敬求教正」。

二三十張便箋，有寫了幾行字的，有寫了十來個兩三個字的，也有一個字也沒寫的。

一份工作計畫書，工楷繕寫，一筆不苟有這麼三四十頁。

「這就是昨天主任問起的了，」張書記自言自語。

「不是的，」丁書記說。

「怎麼不是？」

「你看紙角上刻的是不是咱們的機關？」

白警官檢點完畢，做個手勢，說，「都在這兒了。倘若少什麼，我再派人去查。」

「太費心了，」趙科員說。

「趙科員託我，又是這兒黃科長的事兒，應當效勞。我走了。」

趙科員送走白警官，回進來，看戲法的同僚已經各歸原位，在談着關於取回皮包的感想。他就把所帶東西裝進皮包，按照原來的次序。

薄板門呀的一聲，黃科長挺了進來的時候，趙科員雙手捧着皮包迎上去。

「科長，皮包回來了。剛才白警官親自送來的。」

「居然找到了，」黃科長接皮包在手。

「裏面的東西，白警官檢點過了。請科長自己也檢點一下。倘若少了什麼，他說他再派人去查。」黃科長略微皺了皺眉頭，解開皮包大概一看。

「沒有少什麼，」他說。就把皮包放上老位置，壓着那幾本土紙的公報和雜誌。

屋子裏八九雙眼睛都朝黃科長看，又朝科長的辦公桌看。彷彿覺得這才是個科長，是張辦公桌了。

紅燈

端木蕻良

爺爺已經不能動了，他躺在坑上，他鬧着很重的癱瘓症。他的耳朵聾得很，眼睛也花了。

外面的風刮得很大，浪打在岩石上，海翻騰了，水沫迷茫着，要是在往年，爺爺一定要跳起來，到海邊的那塊大礁岩上，擺起了那隻玻璃紅燈，使遠來的船隻，看見燈光，能找到方向，平安的回到港灣裏來，但今天爺爺病了。他彷彿忘記了一切似的祇是躺在坑上。

外面風吹得更緊，就如有多少魔鬼在空中飛過，婆婆一面搓着麻繩一面嘮叨着。

「真够饞了，吃了多少孩子的靈魂，還不够呵，要是有一天把海水淘乾了，堆在裏邊的白骨頭，一定像石灰窖似的，唉，風停停吧，把我的頭髮吹白了，老頭子也只剩下一口活氣了。我的血都吹乾了，我的手指頭真好和麻繩捻在一起了，什麼怪獸在海裏擾亂，鬧個不停，我的孫子孫女都瘦瘦的了。」

海面上的風真大，浪頭一刻一刻的高，一定有遠行的船隻觸碰在礁石上，打碎了船板，溺死在水面上，讓屍體飄浮着，那些橫死的幽靈一定也在海面上呼喊。

風聲聲的巨蟒似地往這邊翻騰着，一刻兒又跑到那邊去翻騰……

小小的蓮花。亮晶晶的兩顆小眼睛睜得特別的大，在幻想的光芒里，她看見了白天拾得的白帆螺、響螺、寄生螺……她看見了各色各樣的海星，在黑暗里閃着光，紅的海星，透出熱烈而且彷彿要溶化了的光……藍的海星，透出透明的多角的光芒，一會兒比一會兒發綠，再過一會兒就要沉到藍的海里去了。黃的海星，黃的燈光似的，混澄澄的把轉圈的海水也射得嬌黃……但是一刻兒就不見了，她看見一尾和船一樣大的鯊魚，一口把爸爸吞沒……

婆婆又在找繩子。「那根繩子呢？我先前數過是五根，爲什麼搓了半天還是五根呢？我分明記得，剛才我又搓完了一根的，是誰偷去上吊用去了？不得好死的，上吊，得縲出血印來！」

紙窗外囁囁的透出一種低沉的聲音：「媽媽，老媽媽，你要買嗎？……媽媽，剛剛剝下來的，綠灣里漂來很多屍首，都是帶活氣的，和在活人身上剝下來的一樣，不比那回了，老媽媽……買點兒吧……」

婆婆立刻扯起了嗓子道：「這酒鬼，王八羔子，我說我的繩子越搓越少，都是你這雙折腿的狗東西偷去的，你吊頸子也用不了那麼多根呀！」

「老媽媽，別攪攪胡纏，誰偷了你繩子，我剝了這麼多衣裳，總算發了一筆小財了，誰還希罕你的一段破繩頭……老媽媽，開開門，有好料子呢，保管你看了不由得你不買……山東人的……真材真料……兩個小夥子都撕不開……」

「砍頭的，還來惹我……你不是把我兒子的衣裳剝下來，來賣給我嗎？」

紙窗外面又響起了一片囁囁的勸誘的聲音，「老媽媽……你兒子穿的和我們穿的，都是『配給布』，沒有穿起就破了……這是真正的山東大布，往山東人身上剝下來的，買點吧，給你小姑娘改作一套衣褲，真經穿呢！……」

婆婆嚶嚶的搖動繩錘，細心的搓着麻繩。

「你別就誤我的事，明天我還趕集去賣哪……我沒有錢買你那死人皮……」

「老婆婆……」窗外又響起了甜密的勸誘的聲音：「老婆婆，你兒媳婦找主了，你手里不賣了一筆錢嗎？你還留着給你自已買棺材不成……給你小閨女買點穿的吧，這樣標緻的小模樣，正好穿這樣好料